

值得回憶的一個暑假

秦丕基

我們瀟校民十四級土木系的同學，在校時一共有四次集體旅行的機會，第一次是二年級的地質野外考察，是到南京去的，記得我們曾經不知天高地厚的拿著洋鎬在紫金山上大挖一起，險些連徐教授一起被憲兵抓將去，第二次是二年級暑假裡的暑期地形測量實習，地點是在人人嚮往而風光綺麗的西子湖畔，是最有趣的一次，也就是下面要寫出來的一次，第三次是三年級暑假裡在鎮江的鐵道定線測量實習，我們會在那裡大模大樣的化了兩個星期的時間，研究怎樣去避免京滬鐵路上一惟一而僅聊備一格的寶蓋山山洞，第四次是最偉大的四年級畢業大考前的畢業旅行，我們會坐着專車暢遊南京、濟南、青島、天津、北平、八大嶺、石家莊、鄭州、西安、徐州等各大城市 and 名勝，在隴海鐵路西段通車未久之際，中途離隊大遊西嶽華山，也還記得那時路基未穩，車行緩慢，可以中途跳下車來，在路旁方便一下之後，再爬上車守的車箱，這些都爲了篇幅的關係，以後再談，目前先寫一些二年級暑假的趣事，以博一笑。

屈指算來，那已是二十九年以前的事了，民國二十二年七月，大考後大約一星期左右，我們一班四十五人，隨着裴觀西和康時清兩位教授，一律穿着白色

的制服，佩着藍黃兩色用交大二字綴成經緯儀圖案的絲綉襟章，由徐家滙火車站向目的地——杭州——出發，由於事先有條理的籌備和計劃，行李和儀器都由同學們推選專人負責搬運，記得管行李的同學是馬崇周和范弼民二兄，真是井井有條，我們自己一點也沒有傷過腦筋，全班四十五人分成五隊，每隊八至十人不等，自由組合，我與徐繼祖、洪傳勛、倪世槐、黎紹強、汪定會、馬崇周、吳文熹七兄同屬第二隊，同隊中三年前還有一半在臺灣，如今洪兄去世之後，只剩我們倪吳秦三人了。

我們在交大驗書旅行的時候都有一個方便，就是每逢集體旅行都有一節二等專車可以享受，滬杭路的車箱原來就很不錯，大熱天車頂上都裝着吊扇，可是說什麼也沒有現在臺灣火車上的搖頭風扇那麼小巧玲瓏，看上去足足有三十六吋那麼大，而且還沒有罩子，如今想起來真是老古董了，我們剛一出站，便有人提議玩五十分來消磨這四個鐘頭的旅程，我對此亦頗癖好，馬上應聲就從座位上跳了起來去拿行李架上的手提箱，不想全車的同学都一個聲兒指着我的頭上大喊起來，我一楞，一彎腰抬頭一瞧，原來那座大風扇正好在我的頭頂上呼嚕呼嚕的轉呢，不是大夥那麼一叫

，我自己那麼一彎腰，我的腦袋瓜兒雖不致砸個稀爛，伸上去的手也得和我們劉永楸學長同病相憐呢，危險極了，到現在想起來還有些汗毛凜凜呢！

車行四小時，即抵杭州，工作在第二天早上就開始，由裴康兩位教授和一位周助教分別率領各隊，背着經緯儀水平儀地形圖架和三角點旗等，在老和山月桂峯等高處，設立三角點，第一天工作回來，每個人都成了汗人兒，臉上臂上都晒得通紅，尤其第二天從稻田裡量基線距離釘水平樁回來，滿身泥濘，腥臭難聞，真是狼狽！

我們的住所是在孤山放鶴亭對面的西湖博覽會大禮堂裡，四十多個人擠在一間大房間裡，四十多只帆布床分列左右兩排，活像罐頭裡的沙丁魚，每天工作回來，大家把五顏六色汗水浸透的背心短衫，泥濘不堪的臭襪子和浸濕的膠鞋換下來，散滿地上的那股觸鼻的味兒，真叫難聞，那片景象也真是今古奇觀，說起洗澡，又是一絕，因爲人多，浴室不能容納，大家羣向湖邊去唐突西子，害得那些喜歡在夕陽西照下泛舟領略美景的仕女們，掉頭避之不及，後來幾天內竟沒有遊艇敢再穿過博覽會橋，我們也落得大大方方的着實天體一番。

第三天以後的工作，大致都在各三角點用經緯儀讀角度，每一個度要重複六遍，然後用視距法會同水平儀測繪地形，很快地一個星期就過去了，第一個星期日是大家最快樂的一天，原來應該休息的星期日，

結果比工作還要累，誰不想借此機會，在白天領略一番名滿天下的西子風光，再在晚上到樓外樓去嚐一嚐醋溜魚呢？於是汪莊、岳坡、靈隱、龍井、蹈光、三潭印月、雙峯插雲、平湖秋月、曲院風荷等處就多了我們這一批觀光的丘九了，盡興飽啖回來，納頭便睡，以便恢復疲勞，第二天再開始工作。

第二個星期工作，大半是做水平和描地形，第二個星期日我們又去玩了郊外的九溪十八澗、花塢、錢塘各地幽勝，第三個星期工作已成尾聲，可是人人都疲乏不堪，成爲強弩之末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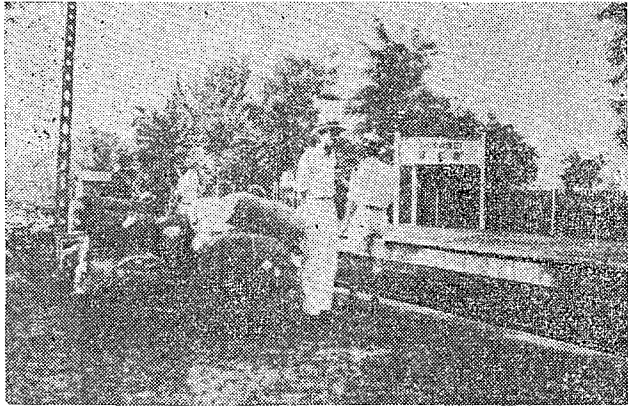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天晚上覆算水平時我發現差誤太大，必須重做一遍，就與徐兄第二天一早背了水平儀和水平尺，到岳坡來回各重複抄了一次水平，大概我因此過於疲勞，回來後又貪圖涼快，在平湖秋色喝了一杯冰咖啡，且在籬榻上睡了一覺，回到住所後，當晚就發起熱來，幸虧工作已完，第二天全體照了團體照後就可以搭乘專車返滬了，團體照片上的我蓬頭散髮一付憔悴的樣子，很是可憐，上車時我已病得糊裡糊塗，車一到梵皇渡，就由黎兄送我回家，嚇得家裡老人家們大吃一驚，急忙請醫打針吃藥，三天不見退燒，一共換了三位名醫，有的說是傷寒，有的說是肺炎，有的竟說是吸血虫進了腸胃，莫衷一是，後來也不知如何才診斷是斑疹傷寒，足足病了一個月才下床，下地時體重比我小姪兒還輕三磅，

這一病把暑期軍訓給曠了，要在三年級學期內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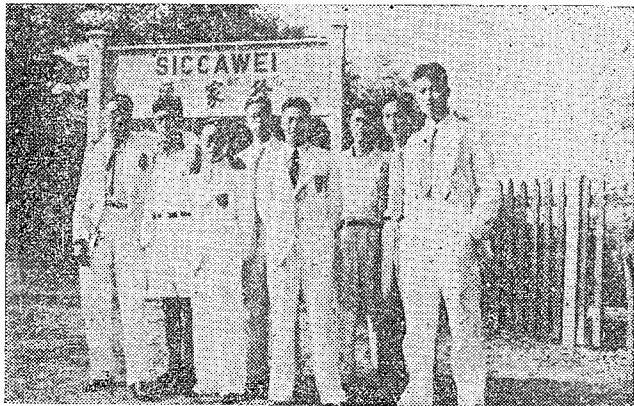
滬校廿四級年級暑期測量生活照片

秦丕基藏

於攝於廿二日暑假



徐家匯火車站發出的時行李由馬崇周和范彌二民負責



第二隊
徐繼昶
洪傳勛
倪世槐
黎紹強
汪定會
秦丕基
馬崇周
吳文熹

考，我們那位軍訓教官，姓阮名略，五短身材，比我還略遜一吋有餘，官居中校，記得第一天上課，講堂在工程館大教室裡，大家數他身材不夠高，把黑板推到最高點，又把點名的桌椅搬開，阮教官一進來，在黑板下一站，模樣兒已够尷尬，抬頭一看，尤其惱火，大叫一聲：「班長出來」，徐阿三只好出來，「把黑板拉下來」，徐阿三也只好從命，教官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下一「阮略行伍出身」六個大字來一個自我介紹，這六個字寫得龍翔鳳舞，的確既帥且棒，大有岳武穆還我河山四字的筆意，我們大家不禁為之咋舌，暗暗佩服，教官隨後又說此番奉令來最高學府負責軍訓，自愧是行伍出身，沒有甚麼學歷，決定拿自己的行伍經驗，來和「大家同學」切磋，希望「大家同學」要支持他，說也奇怪，從此「大家同學」真個對他服貼起來，為那幾年來最受歡迎的教官。

這且不言，說到那一次軍訓補考，倒也是一個笑話，讓我寫來供諸位一笑，作為結束，那一天下午上完王貴循教授的結構學，在同執信西齋的路上，接到馬上集合補考軍訓的緊急通知，急忙三步併做兩步的趕回宿舍，套上制服，戴上軍帽，來到福開森操場，已經有十幾位同學在那裏集合了，我那時毫無準備，心中暗暗着急，不知道要考些什麼，好在我的身材，一直是末排人物，大可先見習習那些標準身材夥伴們應試時的動作和答案，做為參考，誰知阮教官竟出冷門，排隊報數之後，一聲向左轉，頓時把我這押伍的將軍變成馬前的先行，看樣子非但沒法見習，反而

要獻身示範了，果然我和另一位同等身材者，第一任被叫出來應試，先由那一位叫口令，由我表演立正、稍息、向右看齊、向前看、向左轉等等基本動作，然後由我叫口令，由那一位表演，在下對於學人家講話，由於家傳——家兄學黎校長講話的本領，在下也略略學過一點——加以在啦啦隊訓練有素，人小聲大，不知不覺在叫口令的時候，把阮教官的聲調學動，統統模仿出來，大概是成績不壞，引得全體考生大笑，可是口令叫完一看，阮教官竟不在身邊打分數，仔細四面一找，原來在那一頭大生其氣，心想完了，軍訓一定要補讀了，還好，註冊處第二天貼出分數來，還有七十二分，謝天謝地。

同學動態

盛樹詒學長：原任招商局財務處副理，近已奉准退休，由太平洋保險公司聘任辦理保險業務。

蔡雨田學長：近調任黃興輪船長之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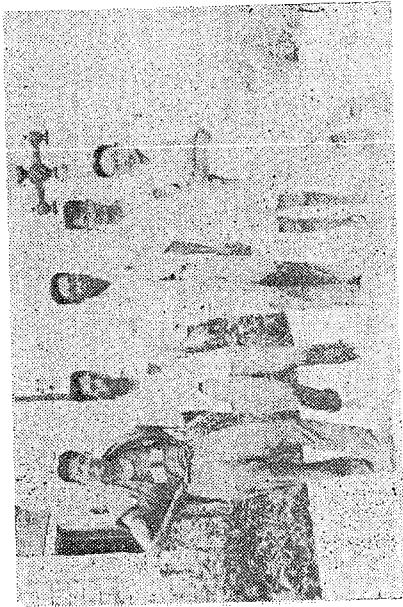
楊泰傳學長：任職招商局供應處襄理，前隨公司疏散汐止辦公，現已遷返臺北重慶南路總公司工作。

萬仁炯學長：近調任海軍總司令部臺北基地勤務處辦公，職務及住宅地址照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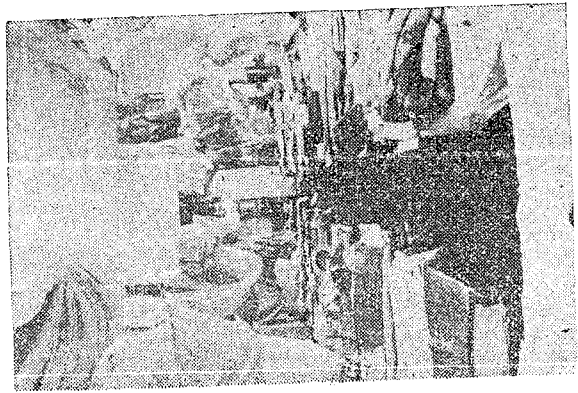
楊道專學長：近調任經濟部工業司辦公。

陳緯文學長：近任職基隆港務局擴建工程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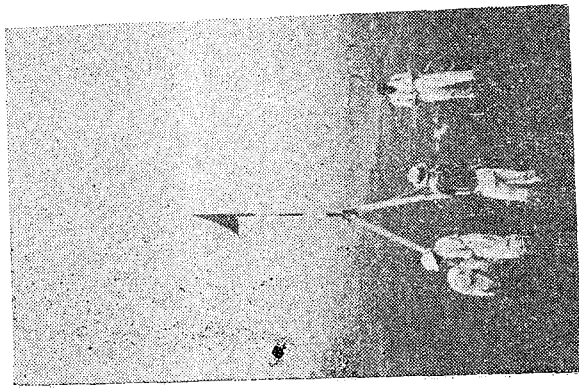
稻田裡爬回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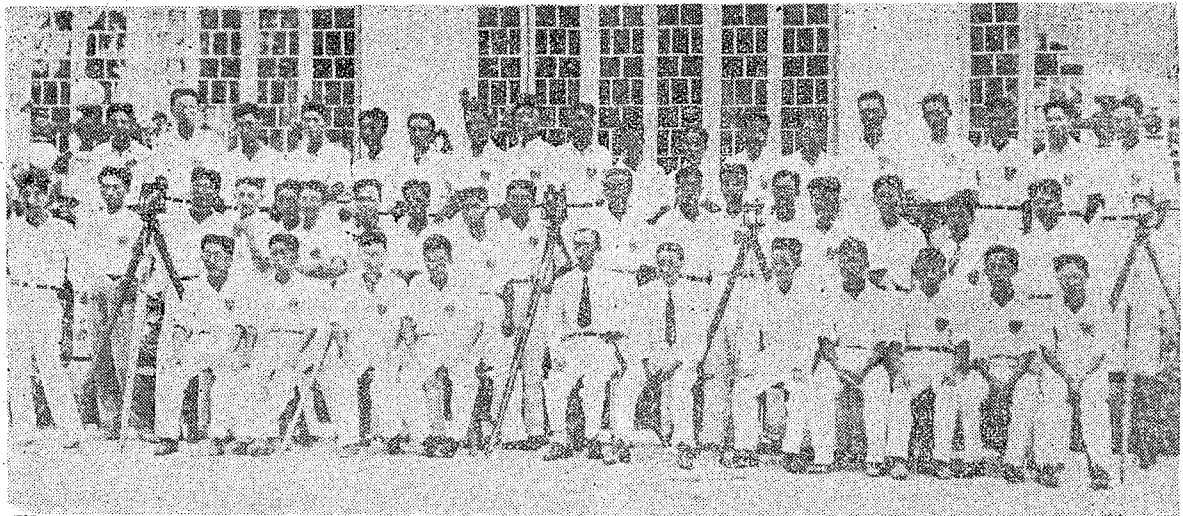
舖床的式魚丁沙



老和山起點三點



國民二十二年滬校四級土木系同學杭州暑期測量留影

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|--------|
| 後排 | 吳叔奇(鐵) | 盛建康(市) |
| | 黎紹強(公) | 吳文熹(公) |
| | 洪傳助(結) | 謝壽官(鐵) |
| | 梁永康(市) | 陳鍊鋒(結) |
| | 倪世槐(公) | 潘罕言(鐵) |
| | 胡炳(市) | 劉永益(公) |
| | 石壽頤(鐵) | 陳椋楨(市) |
| | 王序森(市) | 沈家幸(結) |
| | 王世瑜(結) | 陸宗良(結) |
| | 蕭理昌(市) | 王發莘(市) |
| | 徐廷昌(結) | 周增相(鐵) |
| | 錢普殷(鐵) | 程蔚南(市) |
| 前排 | 喬林(鐵) | |
| | 徐繼昶(公) | 秦丕基(結) |
| | 馬崇周(公) | 潘大烈(市) |
| | 陳忠孚(鐵) | 陸獻琪(市) |
| | 葉昌鑄(公) | 林建英(結) |
| 中排 | 周助教 | |
| | 張炳豪(鐵) | 裴教授 |
| | 葉杭(鐵) | 康教授 |
| | 胡國樞(結) | 管仁鈞(鐵) |
| | 蔡志侃(公) | 張溪麟(結) |
| | 范弼民(鐵) | 謝祚葵(鐵) |
| | 徐名標(結) | 鄭德張(公) |
| | | 汪德清(結) |
- 註：(鐵)係指鐵道門(公)係指公路門(結)係指結構門(市)係指市政門。